



【长篇揭黑小说】
我鄙视你

警黑过界的混沌与炼狱
连环案中案之卧底惊魂

让他们堕落，
让他们放纵，
让他们迷失自己，
让他们在生活的真实里挣扎……

陶瓷了◎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W O B I S H I N I

我 鄙 视 你

陶瓷了◎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鄙视你 / 陶瓷了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6.1

ISBN 7-5399-2322-9

I. 我... II. 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9197 号

我鄙视你

著 者: 陶瓷了

责任编辑: 于奎潮

文字编辑: 程军川

责任校对: 蓝 潮

责任监制: 胡小河 张莘莘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工作室

版式设计: 何 月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5

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99-2322-9/I · 2195

定 价: 2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让他们堕落，

让他们放纵，

让他们迷失自己，

让他们在生活的真实里挣扎……

我鄙视你

contents

目
录

1 第一章 你好温暖

39 第二章 无间道

79 第三章 爱情最不可靠

129 第四章 成长是一种卑鄙

173 第五章 挣扎还是陷入

209 第六章 悲剧或者完美

第

一

章

你

好

温

暖

我的遐想马上停止了。事情都是这样子，当人的身边没有目标诱惑的时候，人的欲望就会消失。路灯下，我的影子时长时短，孤单极了。

这是一个容易裸露身体而不容易裸露思想的夏天，天很热。

下午，两点钟的太阳阻止着我们的行走。树和建筑们被阳光收买，阴凉极少，街上流动着汗水和车辆。衣着彩色的女人露着诱人的腿，她们的脸被伞遮掩，看不清她们的思想。

我从瑞五路那栋装满警察的大楼里出来，欣喜若狂。

我感到路两边的风景格外美丽：喝冷饮的女孩、长头发的牛仔男人……一个孩子的笑声感染了我，我也笑出了声。

我忽然发现大家都在笑：那个被罚款的司机在笑，那个IC卡电话旁边接电话的女孩在笑，还有和我一起等车的这个大妈……难道他们都知道我被瑞五区公安局刑警大队录用了？

我破例拦了一辆出租车，一边享受车里的空调，一边回味荡漾在心中的甜美。我只和司机说了一句话：到龙津！

在龙津菜市场门口下车，我需要走到路的对面，需要和许多人擦肩而过。路过两个小卖铺、一个修车铺，还要路过一个曾经有女人要勾引我的理发店，然后往里拐，一个民房的三楼，我就住在这里。有一年多了，我一直住在这里。

左边的邻居叫阿军，在夜市里卖小吃；右边的邻居刚搬过来，还不熟悉。我在他们的眼里是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学生，每天行色匆匆的，有时候大声唱两句，假装忧伤。

门锁是刚修好了的，我的钥匙也是刚配好的，开起来有些迟钝。一进屋里就闻到了我床上花露水的味道——昨天晚上我洒在床上，经过一夜的蒸发，花露水的味道有些暧昧。

我把鞋子脱下来，放在门口的阳光里，然后躺在床上。我通常的动作是打开电视，并迅速地换台，从中央台一套到省台一套，再到滨河一套，再到滨河教育台……我停了下来，滨河教育电视台正在重播昨天晚上电影。暗淡的灯光，晃动的镜头，好像是王家卫的《阿飞正传》。我坐下来，确认是。

情节很诱人，接下来的几句台词是一定要看的，我深坐了一下，头靠在沙发背上。沙发罩已经脏了，这个沙发罩每天都提醒着我——它为我服

务好长时间了，可是一旦离开这个沙发，我就又会忘记它脏了。

张国荣开始说话了，我的精神为之一振。

张国荣：你叫什么名字？

张曼玉：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张国荣：我知道你的名字，你应该叫做……叫苏丽珍。

张曼玉：是谁告诉你的？

张国荣：你今晚 would 梦见我。

张曼玉：我昨晚没有做梦见到你。

张国荣：是啊，你昨晚一直没睡。这是没用的，你一定会见到我的。

张国荣：你今天有点不同。

张曼玉：没有，有什么不同？

张国荣：没有？那怎么你的耳朵红红的？

张曼玉：你到底想怎样？

张国荣：我只不过想和你做朋友而已。

张曼玉：我干吗要和你做朋友？

张国荣：看着我的手表。

张曼玉：干吗要看着你的手表？

张国荣：就一分钟。

张曼玉：时间到了，说吧。

张国荣：今天几号了？

张曼玉：十六号。

张国荣的话还没有说，我的手机响了。我不想接电话，这会儿，我更想享受王家卫这种无聊的对白。张国荣接下来的这句台词，我的一群网友都会背，应该是这样说的：“一九六〇年四月十六号下午三点之前的一分钟你和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住这一分钟。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分钟的朋友，这是事实，你改变不了，因为已经过去了。我明天会再来。”但手机的响声把这句话破坏了。我看看号码，陌生的号码，翻开，接通。一个男人的声音说——

“赵小帅吗？赶快到队里来一下，我是夏哥。”

夏哥，刑警队长夏哥，我可是还没有到他那里报到呢。

我快速跑到卧室里，找到了我的照片。应该是二寸的吧，我想。

办公室的苗姐说是要给我办个出入证，工作证要三个月以后才能办。苗姐和我说话时心不在焉，是的，她一边和我说话，一边复印文件。就是这样，我仍然兴奋地回答着她的话，我的兴奋让我的表达有些语无伦次。苗姐以为我的舌头有问题，转过身来看我一眼，然后说：“你可以回去取照片了，如果下午你有事情明天来也行，因为今天你的办公桌还没有买回来。你明天来上班吧，记着，别忘记带照片。”

夏队是滨河市警察系统里的擒拿冠军，很有名气的，他的全名叫做夏仁京，有个外号叫做“吓人警察”。我在警校上学的时候他去我们那里讲过一次课，内容已经不记得，只记得班里几个女生都看上了他。

夏队在刑警大队的三楼的第一个房间，等我匆忙地赶到他那里时，发现门紧紧地关闭着，但门上插着一把钥匙。我轻轻一转，门就开了——门是那种较好的防撬门，旋转的时候没有一点声音。夏队的警服还在办公椅上挂着，他是穿着便衣出去了。

我站在门口看夏队的办公室，从门口的那把扫帚看起，看到了墙上的一幅画。画的是一枝枪，枪口是双筒的，好像周润发在《喋血双雄》里用过的一种型号，很冷的枪。我很喜欢那枝枪，就看个不停。桌子上的电话忽然响了，声音真大，像是一个寂静的夜里谁忽然放的一个炮竹。我下意识地往后面退了一下，电话却突然停了。只响一声的电话，可能是打错了号码吧？我寻思着，眼睛又落到了那枝枪上，枪的下面有蓝色圆珠笔写的一个手机号码。

楼下突然有了刹车的声音，我从夏队的房间里出来，看到几个匆匆上楼的人。有一个大声说笑的声音，是夏队，像是在给弟兄们讲笑话。我看到夏队的时候，才知道夏队是在和手机说话。他视我如陌生人，直接进入他的房间。然后陆续有三个年轻人进了房间，还有一个挎着包的女孩子也跟着进了房间。房门外，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看着正打电话的夏队，又看看楼下那辆刚停稳的车子，知道刚才肯定有案子，因为车子的一个灯被撞坏了，司机正在那里看那个大灯。

一会儿，院子里又进来一辆车，车灯没有被碰坏，但车上的人却像

是被碰过一样大发雷霆，他的声音很大：“什么人手不够？别给我强调客观理由，让‘吓人’到我办公室里来一下！”他走路的时候碰到一辆车子，那个车子上的防盗报警器一下响了，那个人又是一阵发火。我听见他说：“什么毛病！公安局大院里的车还会丢吗？这种噪音……”我不认识这个发火的人，但从他的行动上来看，他肯定是局长。

果然，一会儿，办公室的一个女孩子来到夏队的门前说：“杨局长请你去一下。”夏队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在门口发呆的我。他拍了拍我的肩，说：“先进去，这几天案子多，你要提前进入状态。”然后叫了一声“邓子”，那个留着平头的警察出来了，夏队指着我说：“这是我们刑警队新从公安考试中挑的人，叫赵小帅，挺帅气的小伙，你领着他和大家握握手。”

我跟着邓子进了屋。邓子指着我向大家说：“这个狗崽子叫赵小帅，以后归我管，大家不用和我争了。”我听着有些别扭，我怎么一会儿就成了狗崽子了？

后来我才知道，刑警队里就这规矩，新人上班后都要让别人叫上半年狗崽子才能转正——转正之后也就是小赵小吕之类的称呼。

高个子叫快枪刘，刘学胜。他把手伸出来，我礼貌地握住他的手。只见他的手一用力然后一只脚向前一绊，我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摔倒在地。我下意识地用一只手着地，但手被摔得麻麻的。我的脸一下红了，赶紧挣扎着起身。我不知道握手原来是这样子握法。邓子高兴得哈哈笑，旁边的那个女孩也笑得直捂嘴。我想这大概是他们今天看到的最快乐的一件事情了，但我并不喜欢这种玩笑。

接下来是胖子李，邓子说他是刑警队的第一废物，老是因为行动不便影响大家的速度，让他减肥却越减越肥。胖子李有什么特长，邓子没有介绍，但和他握手时我已经有了准备。在他握住我的手并准备用劲的那一瞬间，我的手也用劲了，我怕他和快枪刘同样有劲，谁知这个胖子李却没有用劲，我没有用腿去绊他，但他还是一下被拉了过来。他确实有些胖，我被他的惯性撞了一个趔趄；我往后一退，胖子李一下趴在我后面的墙上，那姿势像极了一个醉汉撒尿。这一下，邓子又笑起来了。快枪刘说：“小赵，第一次见面，只能挨打的，你可不能还手。这一次不算，重来。”噢，我这才明白过来：什么叫握握手，原来就是叫这些老家伙们给我一些颜色看看。

大概是心宽体胖吧，胖子李对我的“还手”并不介意，一味地摇手说：“该握美女姜的手了。”

我想，既然挨打就挨打吧。我把手交到她的手里，等着她一用劲我就顺势向前趴。可是她的手并没有用劲，只是轻轻地握了一下我的手。倒是我的手向前猛地一用劲，把她推得向后退了一下。旁边的邓子说：“看来这个狗仔子挺有劲的，什么时候我非要教训你一下。”

这样，算是都认识了。我向他们鞠了躬，说：“我会好好表现的。”

“你好好表现，那我们怎么办？你是不是以后把功劳都抢去？”邓子边抠鼻孔边说——他的样子恶心极了，连旁边的胖子李看着他都直皱眉头。

我不知道该如何说了，只好看了看旁边的姜勤勤，就是胖子李口称的“美女姜”。她正在看我，眼睛露着笑，看得出来她是在等着我如何接邓子的话。

“我是说我会配合大家的。”我表现得不卑不亢。

邓子不知什么时候坐到夏队的椅子上去了，依然在抠着鼻子，抠完了他把手上的东西随便地抹在了桌子上的一张纸上。我顺眼看过去，才发现那张纸是我的报到表。邓子也注意到我的名字了，他笑着把表格拿起抖动了一下。

这时夏队来了，邓子像弹簧一样突然从夏队的椅子上跳起来，笑嘻嘻地说：“吓了我一跳，领导请上座。看领导的脸色，看来今天出门应该带上枪，可能有重要任务。”

夏队没有理邓子，而是看着我说：“小赵，你和大家都认识过了。本来想找个时间欢迎一下你和小姜的加盟，但现在时间来不及了。”夏队转过脸看着邓子、胖子李和快枪刘，说：“刚才局长把他最喜欢的瓷器杯子都差一点摔了。瑞五区瑞五路西段的交通银行今天早晨被人抢了，而且作案嫌疑人竟然故意留下线索。我们跟踪时被对方的车撞坏在二环路上，歹徒是飙车高手，车技非常好。”

夏队歇了口气，拿起杯子时发现里面没有水。旁边的姜勤勤很勤快地把水给倒上了。

夏队接着给我们布置任务了：胖子李和快枪刘一组，排查瑞三路；夏队和姜勤勤一组，排查瑞四路；我和邓子一组，排查瑞五路。

二

把照片交过去，证件一会儿就办好了，我和姜勤勤高兴地拿着看。虽然只是个出入证，却很精致；我的编号是1098，姜勤勤的编号是1099。

回到队办公室发现，我的办公桌已经摆放整齐了，桌子上竟然也印着编号：1098。原来桌子和我的证件号码是统一的。我看着桌子上的一个文件夹发呆。

上公安干校时，曾经喜欢过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女孩子。她叫林田田，她喜欢把桌子整理得很干净，把所有的笔记都记在一张张纸上然后夹在一个文件夹里。有一次我无意中在那夹子里看到了我的名字。我欣喜极了，问她：“如果我请你看电影你去吗？”她笑了，说：“如果是王家卫的电影我就去。”于是我一直等电影院放王家卫的电影，但一直没有等到。从那时起我喜欢上了王家卫的电影。

我打开了我桌子上的那个文件夹，空白的纸张发出青草的香味。我在上面写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几个字，然后再写上我的名字和日期。我喜欢在我的所有书上和本子上写这几个字，这个习惯从小学保留至今。

邓子一直在桌子画图，他画的是一个《易经》的时间图，原来他一直在推算今天晚上适合不适合出去办案；天干地支地算了一番之后，他忽然大叫一声：“狗仔子，你是属什么的？”

我有些奇怪，但还是老实地交代了：“我属狗。”

胖子李在一旁笑道：“还真是个狗仔子，哈哈。”

他的补充把正在电脑上聊天的姜勤勤逗笑了，她说：“胖子李，你不要乱讲话，我可也是属狗的。”

“他妈的，真麻烦，我忘记考虑这一条了。我可是属兔子的，今天晚上和一条狗一起出去办案子，真是惨了。”

邓子正在那里嘟囔着怎么样才能顺利地出去找到破案的线索。夏队的电话来了，他在电话里说：“‘2·11’农行抢劫案和‘4·11’交行抢劫案影响非常恶劣，且犯罪分子非常猖狂，我们怀疑这两起抢劫案是一伙人干的。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找线索。晚饭在食堂里解决，晚饭后立即集合。”接电话的邓子一直点头说“OK”。

晚上，我看见反穿了衣服的邓子。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他反穿衣服以及边走路边和我说话的样子，让路边的人以为他是被我抓住的一个小偷。邓子从念警校时开始研究《易经》，他当时是有名的“神经病”。那时候他每天都给人算爱情，看见漂亮的女孩子就说人家的爱情会很曲折，很难遇到一个合适的男人，要想顺利地获得爱情就得请他吃一顿快餐。于是这家伙就会在吃饭的时候开始哄骗女孩子，却每每都被女孩子拒绝。

他边给我说他在学校的情史，边给路边的女人打分。一个妓女模样的人吸引了他。可是那个妓女看到一身警服的我马上消失在一片车水马龙中。邓子气得大骂起来：“看看，他妈的，被我说中了吧——我这个兔子好不容易看到了一朵花，却被你这只狗给吓跑了。”

我没有听明白他叽叽哇哇在说什么，只管跟着他走。我们的任务是排查瑞五路两边的居民区，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满街紧张行走的人，在夜灯的照射下都那么让人看不懂。那个拿着IC卡电话聊天的人，会不会是正在和对方讨论抢劫呢？我的脑子里忽然冒出来这样一个想法，吓了我自己一跳。还有那个在公交车站牌处等车的人，他的背包很大，看到穿警服的我，他迅速地拦截了一辆出租车跑远了。

邓子把衣服的拉锁拉上了，声音很大，原来他的上衣拉锁是带音的。我看着他，他说：“我这衣服是前一个女朋友挑的，拉锁拉上拉开是一首歌曲，她很喜欢的……后来她抛弃了我，我便把音乐给弄坏了。”

“呵，真有意思。”我看着邓子笑了，没想到这个比我大好多岁的家伙还这样浪漫。

“有意思吗？我是说个故事骗你的。哈哈，你还当真了？”邓子笑的声音很难听，因为他笑着笑着嗓子眼里有一口痰，他不得不咽下去了。不过我真有些搞不懂他了，我感觉这家伙亦正亦邪、高深莫测，像《训练日》里面那个丹泽尔·华盛顿。

过了祥十路的红灯，我们走到了瑞五路西头的一个居民区。

“开始工作吧。”邓子不知什么时候把烟点着了，他吐烟圈的姿势相当熟练。

“我们分开还是在在一起？”我问邓子。

“废话！让你跟着我就是看我怎么敲门的，你以为你穿个警察服就能胡乱打扰居民休息吗？狗仔子。”

我没有说话，在心里骂了他：这家伙都快三十岁了还打着光棍，肯定是个变态！

瑞五路最西边的这个家属院是铁路系统的，院子里的好多楼都很旧。这里住的多是老人，这个从锻炼身体的器具上就可以看出来。滨河市福利局给全市各个小区都捐赠了运动器材。这个小区广场上的好多运动器材都是那种适合老年人运动锻炼腰背的。现在正是吃晚饭的时间，健身器材上没有几个人，几个孩子在一个圆盘上来回转着，快乐极了。

我跟在邓子身后，手一直抚摸着别在腰间的手铐，手上的汗把手铐弄湿了。我在想，这个手铐会派上用场吗？

从一楼开始查起。要问人家什么呢？我的脑子里忽然一片空白，夏队交代任务的时候没有说清楚到底要查哪个疑点，譬如车痕，譬如嫌疑人的特征，或者是抢劫银行用的凶器。我有些迷茫，跟着这个无聊的邓子能干什么呢？这样想着，邓子已经敲开了一楼一户人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她的眼里充满了疑问。

“我们是瑞五区公安局的，这是我们的证件。”邓子说话的时候把他的工作证掏出来放到了小姑娘的眼前。“我们了解一下，你们这栋楼里谁家有车或者谁家经常没有人住？”邓子的问话很从容，我不禁佩服起来。女孩子叫了一声“奶奶”，奶奶便从厨房里出来了。邓子又一次解释自己的身份，又掏出自己的证件向奶奶证实，然后又重复地问了他刚才的问题。奶奶说：“这栋楼是旧楼，有好几户都搬出去住了，三楼还有四楼都是租给旁边菜市场里卖熟食的。六楼的一户人家好像最近刚搬走了……”

我和邓子直接上了三楼，敲门没有人应，只好敲对面的门。门开了，一股凉气马上就出来了，房间里的空调开得很大。一个穿着T恤的年轻人隔着防盗门问话。

“找谁？”

“找你！”邓子说。

“找我？我不认识你呀！”那个人很惊讶。

邓子笑了，说：“我是区公安局的，来了解一下情况——你对面住的是什么人？”

“对面……不清楚，我刚搬过来没多久。”

“你是做什么的，方便说吗？”邓子把自己的证件拿了出来。

“不方便。你们到底想了解什么情况？”那个人对我们充满了反感，他不想回答我们的问题。

“没什么，最近瑞五区晚上出现好几起入室抢劫杀人案。我们只是来排查一下居民情况，以维持社会治安。”邓子的嘴是一张肆意的臭嘴。

“噢，原来是这样。对面住的好像是一个卖熟食的，他们一般很晚才回来。”那个年轻人说话的态度果然有所改变。

到了六楼敲了敲门，没有人应，我和邓子便下楼了。邓子说：“看到没？小子，居民们对我们公安印象并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心里想，为什么？还不是因为公安人员作风不正呗，我上警校的时候就听说要想进比较好一点儿的公安局要花大量的钱。但我嘴上却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嫌我们的办案速度太慢了？”

“呸！你小子可别乱说话。我看是因为拍公安的电视剧太少了，拍了那么一两部节奏还都慢得不行，人家都不爱看！”

噢，这个原因我还倒是第一次听说。我忽然感觉这个邓子挺逗的。他不但无聊，而且还特别热爱无聊。

路过小区的一个理发店，邓子往里面探了探头。一名洗头妹看到了他，大声叫“邓哥”。邓子进去了，我就站在外面。邓子先是和里面的一个年龄稍大的女人拥抱，然后又和那个洗头妹拥抱，然后比画了一阵子就出来了。理发店里的那种发臭的香味也被邓子带了出来。我们正要走，那个洗头妹又出来了。她看见我，愣了一下，像是思考也像是端详我。邓子忙说：“这是我的小兄弟，姓赵。”那女孩方才羞涩地说：“邓哥，我星期六想见一个网友，你想不想到时候去敲一下？”

“行，到时候我要是没应酬的话，我陪你去约会，说不定会找到破案线索。”

接着走进的是一栋新建的楼。说是排查，其实我们已经路过好几栋楼却没有上去看了。我不知道邓子到底是什么工作态度，按我的意思要每一户都不放过。但邓子根本没有每户都查的意思，邓子指着新楼的一个亮灯的房间说：“我们去敲那个门吧。”

上楼。三层楼的声控灯都很亮，我们的脚步声也很大。敲门。我敲得很急，一个正喝酒的人出来问：“你是流星吗？”我摇着头说：“我是

恒星。”大概他看出我警服上的警察标志了，吓得马上关门。我又拼命地敲门，邓子一看不对，说：“你在这看着门，我去后窗堵他们。这里面一帮家伙是在偷偷制作黄色影碟，有时候也干些私家侦探的活儿。洗头的苏小妹告诉过我，我早就想逮他们，一直没有时间。”邓子下楼的速度很快，楼梯口的灯挨个亮了，我看着雪白的墙和墙上一些孩子写的歪歪扭扭的字。还没有读完一句整话灯就灭了，我又敲了一下门，灯亮了，我看完了那句话：“楼上的王杉杉穿着绿衣服上学去了。”这应该是一个孩子的造句，那样清晰和稚嫩。

我正在看那一行字出神，忽然听到楼下有骚动声。我慌张地想下楼，但一想邓子的交代，于是又退回来守住了门。邓子还真有两下子，一会儿就把那个刚才喝酒并问我是流星的男人带了上来。那真是一个笨人，他比邓子整整高出一头，却没有逃跑成功。

我从邓子那里接手，用力地扭住那人，他配合地发出叫声。邓子说：“你不用那么紧张，放开他，让他开门。”

我好奇制作黄色影碟是不是特别有趣，于是放开他，急于想和邓子进屋看看。

三

客厅很大。

一个很大的办公桌摆在客厅的角落里，桌上的电话是一个传真机，桌子上的灯很漂亮，很有艺术感的那种。高个子男人被邓子铐在了桌腿上，旁边正在制作VCD的两个年轻人也蹲下了。

“我们没有干坏事！我们是私人侦探，只帮人偷拍一些镜头作为证据。”高个子解释道。

“我们也去工商局注册过，可是他们不给注册。”他一边说话，一边挣扎着想找一个舒服的姿势。

“那你为什么跑那么快？”我笑着问，“我还以为你就是那个银行抢劫犯呢？”

“我们给一个盗版公司制作了一些黄色影碟，我以为你们是接到举报后来查的。”